

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

杜維運 著

歷史 / 滄海叢刊 /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22.03
266



滄
海
叢
刊

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

杜維運著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中華民國七十年八月初版

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

基本定價肆元貳角貳分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版業字第一〇九七號

版權
所有
嚴禁
仿效

著者 杜維運
發行人 莊剛彰
出版者 東大圖書有限公司
總經理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 東大圖書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二樓
郵政劃撥一〇七一七五號

新寫本自序

民國六十七年春天，三民書局主持人劉振強先生過港相訪，言及拙著「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為書商翻印，紙張印刷皆極粗劣，慨然欲為重排問世。因感其盛意，允為再蒐集資料，慎重改寫，以期不負士林期望。惟當時未立即著手，待翌年二月長久撰寫的「史學方法論」一書付梓，始傾力進行，迄於今年三月，凡歷時二年，改寫工作完成，字數由十萬言增至三十萬言，持論亦有不盡同於舊著者，因名曰「新寫本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

新寫本在蒐集西方正統史家及非正統史家論及中國史學的言論，較舊著有顯著的增加。舊著僅收有湯普森 (J. W. Thompson)、白特費爾德 (Herbert Butterfield)、奈芬司 (Allan Nevins)、巴拉克勞甫 (Geoffrey Barraclough)、魏吉瑞 (A. G. Widgery)、卡耳 (E. H. Carr)、等六家的言論，新寫本則增加瑞查森 (Alan Richardson)、艾爾頓 (G. R. Elton)、盧克斯 (John Lukacs)、蒲朗穆 (J. H. Plumb)、葛蘭特 (Michael Grant)、馬爾威克 (Arthur Marwick)、瓦爾班德 (T. W. Wallband)、巴容 (Jacques Barzun)、麥尼耳 (W. H. McNeill)、傅爾 (N. E. Fehl)、但斯 (E. H. Dance) 等十一家的言論。西方漢學家的言論，增加有限，是極為遺憾的。維運長時期醉心閱讀西方史家（包括正統史家及非正統史家）討論史學之書，其點滴涉及中國史學者，即筭記別紙，積久遂多。西方漢學家的作品，則涉獵不勤，倉猝蒐讀，難及萬一。這是最為汗顏無地的。去歲八月出席在臺北舉行的國際漢學會議，維運曾以「西方史家心目中的中國史學」為題，在大會宣讀，李恩涵兄即席建言，謂西方史家所知中國史學，悉由西方漢學家

2 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

而來，不妨寫一西方漢學家論中國史學的專書。其言甚具卓識，謹記於此，以待來者。

西方史家對中國史學的認識，仍未至精深。成見的存在，文字的隔閡，是雙重障礙。破除成見，非一朝一夕之功；浩如煙海的中國史籍，讓西方史家寢饋其中，而藉見其精蘊，無異是一種苛求。以致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之作，最佳者多為論某家的史學，或專論某一史學上的問題，以材料有限容易控制之故；通論中國史學者，則每浮泛粗略，偏頗之論，叢出不已。拙著之作，蓋激於此。惟為之分析，與之衡論，是消極的。應積極的重建詳贍的中國史學史。中國長久發展的科學史，已由西方學者所重建，英人李約瑟（Joseph Needham）的「中國之科學與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一書，近期內難為國人之作所代替。但是重建中國史學史，主要應是中國史家的責任。中國史學的博大精深，非任何西方史家所能完全瞭解。沉淫在浩瀚廣大的中國史學史資料中，築起壯觀的史學樓閣，對中國史家而言，現在應是其時了！

維運初寫與改寫此著，前後相差十五年之久。初寫在民國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之間，以不及一年時間，匆匆寫成十萬言，於五十五年獲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資助，梓行問世。學林以其書有發前人所未發者，遂不棄之，而師友的啓發、鼓勵與批評，所賜者尤多。今謹不憚繁言，縷述於後：

在師長輩中，首先須感謝的，是英國劍橋大學漢學教授浦立本（E. G. Pulleyblank）師。民國五十一年初秋至五十三年仲夏，維運讀書劍大，浦師為指導教授，在英國劍橋或牛津大學的指導教授，是有無上威權的，每週面對面的一次指導，勢在必行，學子視之為畏途。浦師規定我每週一下午四至五時到他研究室見面，一小時的時間，長如永晝，所討論者多為中西史學的異同問題，浦師就問題發問，且步步緊迫，至我瞠

目無以應為止。談至興高采烈時，則被延至其家，邊飲邊談，浦師酒量甚佳，師母亦善飲，我則力敵之而立於不敗之地。浦師每說我喝酒後活潑多了，英文也流暢多了！喝酒之益有如此。我之得知西方正統史家對中國史學的成見，以及中西史學異同方面的一些問題，鮮非浦師之賜。

劍大鄭德坤師於看到拙著後，對我的鼓勵最多，多次通信中，皆提及其內容，尤許其「態度誠懇，詞氣謙和，與諸氣浮心粗，妄自尊大者，實有天淵之別。」實則此為維運所應努力的目標，曷敢云已臻於此？

臺灣大學的師長對我的教誨，是罄竹難書的。姚從吾、沈剛伯、張致遠、劉壽民諸師，開啓我西方史學的知識，李玄伯、方杰人、夏卓如、勞貞一諸師，奠立我中國史學的基礎。拙著問世後，他們微笑嘉勉，只取其長而置其短。為弟子護短，似是中外的通病。為弟子者，應逆知其意，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不然，施施以驕於人，祇取敗辱！

旅法三十年的左景權先生，對拙著是最為偏愛的。六、七年的書信往返，他對拙著提出最有價值的修正意見，如認為拙著過分側重英文論著，而未能兼顧其他；過分注重形式（章節過分明），而未能神明變化，皆是卓越之見。惟維運以語文程度限制，以及疏懶成性，兩者皆未能遵示修正（拙文「西方史家心目中的中國史學」，稍打破形式，謹附於後），慚愧萬千！景權先生於一九七八年出版「司馬遷與中國史學（*Sseu-ma T'sien et L'historiographie Chinoise*）」一書，用法文寫成，議論精闢，能道時人所不能道（維運不通法文，曾請人將其中數節，譯成英文，讀之歎服不已。惟拙著中未曾稱引，恐失其原意故。），西人視之，則不啻洪水猛獸，先生來信感慨言之。先生刻正用法文寫「希羅多德與司馬遷」（*Herodote et Sseu-ma T'sien*）」一書，書成後，則擬以餘力用中文寫作，謹拭目以待之。

4 與西方家史論中國史學

在朋友群中，須感謝者，更僕難終。臺大歷史系同班同學周廣美女士，最能細心閱讀拙著，所提意見，極為珍貴。她認為拙著所涉及的每一個問題，幾乎都可寫成一本書，或一篇長文。維運記取其言，而改寫後的情況，未見大有改善。細密詳贍，是拙著所未及的。

李方中、傅秀實、易君博、閻沁恆、張存武、文崇一、林伯羽、呂士朋、何佑森、陳捷先、孫同勛、張朋園、王爾敏、王樹槐、王璽、劉鳳翰、顧立三、張奕善、毛漢光、郎德渝諸兄，都是二三十年的老朋友，談天雕龍，益我最多，羽觴交錯之際，亦莊亦諧亦頌亦諷之論出，能消清愁，能滌神智。沁恆、朋園、爾敏、立三、漢光諸兄論及拙著的長信，以語多溢美，謹珍存之，自我欣賞，發表則所不敢，其建議已逐一採納，在此不復贅述。

學生中，許遜朝夕為拙著鼓吹，不但寫專文評介（東方雜誌復刊第二卷第六期載其「一本為外國人寫的而中國人必須讀的書」一文，即評介拙著），且廣為口頭宣傳，岌岌不可終日；陳錦忠在未相識時，寫成「比較史學初探」一文（載於民國五十七年八月十八日的中央日報副刊），以與拙著相商榷；邢義田始終表現出最大的興趣，通信中時相討論；黃俊傑不時提醒我注意西方史家的文化背景及其成見的由來；黃進興在資料的供應上，使我省了很多蒐集的辛勞；君蜜小姐一字一句的細讀，改正了不少的錯誤。其他熱心者紛紛，皆銘記於心，不敢忘。

在初寫與改寫的過程中，內子孫雅明的功勞，不能隱沒。猶憶初寫時，適值新婚，住臺北市溫州街，竹籬茅舍，情調幽雅，寫至艱澀處，則良久不產一字，而客人適來，內子即於院中生火，煮酒烹茗，賓主盡歡而散。待客人去，難以捉摸的文思又來。有時寫至深夜，燈火熒熒，內子特備「宵夜」，索頭食之，味美無窮，真極寫作的雅事。改寫的兩年，講學香港，人地生疏，處囂塵之世，有若蟄居，家中情況則與十五

年前大異，老大宗騏十四歲已身高六呎，老二宗蘭喜問故事，老三宗驥精力無盡無窮，家中寫作，已不可能。猶幸香港大學的研究室在半山，極清淨，每天早晨習慣七時至，十二時離去，其間甚少人事干擾，回家後則將改寫情形告內子，內子傾聽，唯唯諾諾，蓋日久而形成習慣如此。今改寫既竣，不能不長揖一謝。

拙著未能寫成英文本，誠為憾事。師友的期望，辜負至多。惟所考慮者，傾數年之力，頗懷疑自己能否寫出水平以上的英文作品，反不如致力於中國史學史的研究為愈。且國人對中國史學的藐視，有甚於西人者；西人之論，國人亦有諗知的必要。區區一再用中文寫作，蓋有不得已的苦衷，惟幸大雅亮察。

民國七十年五月

杜維運

序於香港大學中文系研究室

原 序

學術不能孤立，交流會通，乃能昌大。在廣闊的世界上，不同源流的學術，紛然並存。當其分途發展，不過自成經緯，各顯休光於一隅。及其不期相遇，則互相激盪，互相發明，由互異而至於互通，由相隔而至於默契，於是較富世界性的新學術誕生，其光輝亦自能燦爛於寰宇。

史學為一綜合性的科學，居世界學術的樞紐，史學發達之域，往往是人類文明的重心，智慧的淵藪。不同源流的史學，會而合之，比而觀之，更是學術上的盛事。缺乏史學思想的互通，人類將難有完全互相瞭解之一日。所以比較史學是一門值得提倡的新學問，將世界不同源流的史學，彙於一室，作比較研究，擷精取華，汰其糟粕，博大的新史學，將自此產生。

有歷史發生成長的地區，不一定有史學，埃及、巴比倫都是文明古國，而無史學可言。由悠久的歷史，蔚為綿延不絕的史學，不是一種普通的發展。中國自春秋以來，史學醞釀發展，兩千餘年，蔚為一博大精深之學問。而西方世界，繼承希臘傳統，迄於二十世紀的今日，史學絢麗輝煌，傲視瀛寰。舉世史學，值得稱道謳歌者，不出此兩大系統。此兩大系統，相去絕遠，各自獨立發展數千年，不通聲息。以致其史學淵源、史學思想、史學方法以及史學與其他學問的關係，史學對社會與人群所發生的影響，皆絕相殊異。其同者，不過冥冥中的暗合而已。比較兩者，以求會通，是一種學術上的偉大工作，中西史學界偏執固陋之習，將藉此而澄清，富世界性的新史學，將指日而可待。

一九六二年初秋，至一九六四年仲夏，維運負笈英倫，側身劍大，從事於比較史學的研究，凡西人論史學之書，皆儘量蒐購而閱讀之。其西方史家論及中國史學之處，尤深致注意，見之即筭記別紙，日久盈積遂多，覺其言有極精當足發國人深省者，有荒誕不經不能不據實以辯者，於是草成「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一書，期以藉西哲之言，發國史之蘊，以通於比較史學之路而已。

學術乃天下公器，西方史家以另一背景論中國史學，不惟中國史學之幸，亦世界史學之幸。國人論中國史學，必有所蔽，國人所蔽者，西人開啓之；西人又新有所蔽，故願與之討論商榷之。拙著不憚繁言，或不徒供世人之覆瓿歟？

維運初學，所知不博，所見不廣，惟護惜學術之心，可與天下共白。斯作中有關與西方史家討論之處，語氣務求謙和，態度出之誠懇，以期略贖主觀之過。尚希海內外博雅君子，不吝教正。

民國五十四年四月

杜維運

序於臺北市溫州街維雅齋

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 目次

新 序

原 序

第一章 中西史學的交流

- 第一節 中國史學的獨立發展 1
- 第二節 西方史學的輸入中國 2
- 第三節 中國史學的西傳 6

第二章 西方正統史家論中國史學

- 第一節 湯普森 (J. W. Thompson, 1869-1941)10
- 第二節 瑞查森 (Alan Richardson, 1905-)10
- 第三節 艾爾頓 (G. R. Elton, 1921-)11
- 第四節 盧克斯 (John Lukacs, 1923-)12
- 第五節 浦朗穆 (J. H. Plumb, 1911-)13
- 第六節 葛蘭特 (Michael Grant, 1914-)16
- 第七節 馬爾威克 (Arthur Marwick, 1936-)16
- 第八節 白特費爾德 (Herbert Butterfield, 1900-)17

第三章 與西方正統史家論中國史學

第一節 中國文化中富有產生史學最基本的重視歷史的態度 與觀念	50
第二節 中國官修正史是一極優良的史學傳統	61
第三節 中國史學的發展已突破通往真歷史的最後障礙—— 紀實與求真	70
第四節 中國考據學居於世界領先的地位	75
第五節 中國史家長於敘事藝術	90
第六節 從白特費爾德觀念的轉變看中國史學的卓越性—— 兼論中國史學的世界地位	101

第四章 西方非正統史家論中國史學

第一節 奈芬司 (Allan Nevins, 1890-1971)	115
第二節 瓦爾班德 (T. W. Wallband, 1901-)	116
第三節 巴容 (Jacques Barzun, 1907-)	117
第四節 卡耳 (E. H. Carr, 1892-)	118
第五節 魏吉瑞 (A. G. Widgery, 1887-)	119
第六節 巴拉克勞甫 (Geoffrey Barraclough, 1908-)	120
第七節 麥尼耳 (W. H. McNeill, 1917-)	122
第八節 傅爾 (N. E. Fehl, 1917-)	123
第九節 但斯 (E. H. Dance)	124

第五章 與西方非正統史家論中國史學

第一節 概 論	144
---------------	-----

第二節	中國史學著述有史義立於事文之外	146
第三節	中國史學充滿和平精神	150
第四節	中國史學瀰漫理性主義	152

第六章 西方漢學家論中國史學

第一節	認識中國史學的初期	155
第二節	一九六一年「中日史家」(<i>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i>) 一書的問世	160
1.	浦立本 (E. G. Pulleyblank, 1922-)	160
2.	畢斯利 (W. G. Beasley, 1919-)	165
3.	房德龍 (Van der Loon)	168
4.	何四維 (A. F. P. Hulsewe')	169
5.	傅吾康 (Volfgang Franke, 1912-)	170
6.	福赫伯 (Herbert Franke, 1914-)	171
7.	杜希德 (D. C. Twitchett, 1925-)	172
8.	戴密微 (P. Demiéville, 1894-1979)	173
9.	哥芮 (J. Gray, 1926-)	175
10.	白樂日 (E. Balazs, 1905-1963)	177
11.	瑞特 (Arthur F. Wright, 1913-1978)	178
第三節	一九六三年以後	179
1.	瑞 特	179
2.	浦立本	180
3.	浦瑞查德 (Earl H. Pritchard, 1907-)	183
4.	杜希德	184

第七章 與西方漢學家論中國史學

第一節 西方漢學家的諍言珍論	221
1. 中國史學傳統受到尊重	221
2. 他們看中國史學的一般優點	222
3. 他們看中國史學的一般缺點	223
4. 他們比較認識了中國的史學批評	227
5. 他們心目中的中國引書藝術與中國歷史著述的客觀性	228
6. 他們給予清代史學的評價	230
第二節 商榷於西方漢學家者	233
1. 中國寫史方法不純是剪貼式的編纂	233
2. 中國歷史中非無個人要素	242
第三節 西方漢學家研究中國史學的途徑及其遠景	243

參考書目

附 錄

(一)杜維運：西方史家心目中的中國史學	267
(二)杜維運：西方史學輸入中國考	287
(三)杜維運：梁著「中國歷史研究法」探原	337
(四)朱士嘉：中國舊史學	349

第一章 中西史學的交流

第一節 中國史學的獨立發展

歷史是人類智慧的淵藪，自有文字，人類便可能有歷史。歷史經過演變發展，記錄盈積，異同互見，於是有批評，有研討，而史學出現。世界的遼闊，人類的龐雜，是歷史發生成長的優良背景，而世界真正歷史悠久的地區，不可多覯；史學是歷史的神髓，由悠久的歷史，蔚為綿延不絕的史學，舉世求之，尤覺寥寥。中國自春秋以來，史學綿延發展，未嘗一日中絕，其餘力復開闢鄰近國家的史學，如日本、韓國、越南等國，其史學無一不深受中國史學的影響。而西方世界，自希臘時代起，經過羅馬、中世紀、文藝復興而至近代，史學發展成一門燦爛的學問，英、法、美、德等國的史學，都是屬於此一史學系統。舉世史學，值得稱道謳歌者，不出此兩大系統。所以雖說中國史學與西方史學是世界史學的總遺產，亦未嘗不可。❶

世界兩大系統的中西史學，相去絕遠，各自獨立發展兩千餘年，不

通聲息。以中國方面言之，十九世紀末葉以前，中國史學自關隘徑，不受西方史學任何激盪。雖然明清之際，西方學術一度急驟輸入中國，而當時中國朝野人士所欣賞的西學，乃天文、地理、水利、曆法等應用科學，西方史學不曾於此時影響中國。兩種文化接觸，到史學能夠互相影響，發生交流作用，是極為後期的。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千餘年來，有過不少的接觸與相互影響，從中國科學技術的西傳，中國儒家思想的影響及於西方的啓蒙運動，到西方耶穌會教士的東來，以及晚近西方學術、政治、軍事、經濟勢力的如怒潮湧至，無一不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但是在晚近以前，中國史學不曾流傳到西方去，西方史學也未曾輸入中土。作為文化中樞的史學，極不易為人類發現其價值。

第二節 西方史學的輸入中國

西方史學輸入中國的確定時間，是一個頗難有明確答案的問題。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中國朝野人士，由於受西力的壓迫，紛言變法圖強，清廷也屢屢派遣留學生赴海外留學，然當時留學生在海外所攻習的科目，為軍事、教育、經濟、政治等等，朝野人士所談的變法，也不出軍事、教育、經濟、政治等範圍以外，當時從未有談變史學以及在海外專門攻習西方史學者。所以在李鴻章等如火如荼推行洋務運動之際，西方史學似未曾輸入中國。

西方史學的輸入，大致在清政權即將結束的十餘年間，此與晚清思想界有極密切的關係。

晚清是中國新舊思想互相激盪的一個時代，保守的人士，對於日漸向中國輸入的西學，持極力反抗的態度。如曾廉云：

「中人之學西學，不過為通西人語言、文字諸藝術，借以刺取外

國之國情，奪其利權而制之。」

「無學之人學之，但知順夷意而變我民，使人相率入于夷狄；然苟其人爲學問通達，不一定能學外國語言文字，故西學實無提倡之必要。」^②

此種觀念，普及於一般讀書人的腦海中，對於接受西方史學，實爲莫大的障礙。於是稍有世界性眼光者，倡出西學源出中國之說。如皮錫瑞云：

「西學出於中國，本周秦諸子之遺，莊列關尹諸書所載，是其明證。史記漢書皆云七國之亂，疇人子弟，分散海外。大約此時中國失傳，而外國得之。今仍傳入中國。仲尼問官於剡子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據聖人之言，西學苟可采用，不必過分畛域。」

③

江標則云：

「凡諸西學之急需，皆我中邦之素習。蓋格致之學，本大學之所兆基，特機械之心，爲我儒所不尚耳。至於合中西爲一學，則異柯同本，異派同源，並非舍己而從人，背師而他學也。」^④

西學與中學，本爲兩個世界的文化產物，絕不相同，其間雖有類似，祇是在「東海西海有聖人焉，此心同，此理同」的情況下，所自然形成的。一定說西學源出中國，實極盡牽強附會之能事。不過晚清流行的西學源出中國說，另有其積極的意義，卽爲西學的輸入作護符。「西學苟可采用，不必過分畛域。」「合中西爲一學，則異柯同本，異派同源，並非舍己而從人，背師而他學。」此適可破保守派「西學實無提倡之必要」的主張。所以到真正通西學的嚴復，便進一步說：

「夫西學之最爲切實，而執其例可以御審變者，名、數、質、力四者之學是已。而吾易則名數爲經，質力以爲緯，而合而名之曰